

■ 贡布罗维奇作品系列

色

[波兰]

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 著

杨德友 译



PORNOGRAFIA

Witold Gombrowicz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■ 贡布罗维奇作品系列

色

[波兰]

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 著

杨德友 译

PORNOGRAFIA

Witold Gombrowicz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-2012-593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色/(波)贡布罗维奇著;杨德友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02-009502-5

I. ①色… II. ①贡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波兰—现代 IV. ①I513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23039 号

PORNOGRAFIA

Witold Gombrowicz

Copyright © 1960, Rita Gombrowicz & Institut Littéraire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特约策划:何家炜

责任编辑:苏福忠

装帧设计:董红红

色

[波兰] 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 著

杨德友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8.75

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9502-5

定价:27.00 元

题 解

《色》的故事发生在战争期间的波兰。为什么呢？部分原因是，战争的氛围最适合于故事的展开。部分原因是，具有波兰内涵；甚至一眼看上去就能想到，这是模仿罗杰维楚芙娜（Maria Rodziewiczowna, 1864—1944）或者查日茨卡（Irena Zarzycka, 1900—1978）那类的廉价浪漫小说（这类的相似性在以后的模仿中消失了吗？），还有部分原因正好相反：要提示我们民族，除了在理论上……已经确立者之外，在他们的胸襟中还蕴藏着其他的冲突、戏剧、思想。

我并没有亲身经历战时的波兰。没有亲眼目睹。从一九三九年起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识过波兰。我描写的内容，全凭想象。所以，这是想象中的波兰——请看官不要介意，描写有时候张狂、有时候想入非非，因为要点不在这里，这对于发生在那儿的事件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。

还有一事。请看官不必在涉及国家军的议题（见第二部）

中寻找批评的或者讽刺的意向。国家军可以认定我怀有的尊敬的态度。我设想出来了这样的情景——这样的情景很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下组织之中，因为这是构思和在这里有点传奇戏剧式构思中的精神要求使然。无论有没有国家军，人总是人——到处都能够遇见遭受怯懦侵袭的领袖或者密谋所要求的谋杀。

维·贡

第一部

我要给你们说一说我另外的一次经历，也许最是命中注定的一次。

当时是一九四三年，我在昔日的波兰逗留，在昔日的华沙，在既成事实的底层。萧然寂静。我在左迪亚克、杰绵斯卡、伊普斯等原来咖啡馆里结交的一伙熟人和朋友，每星期二在克鲁查大街一个公寓里聚会；在那儿，大家一面喝酒，一面都还力求按照以往的方式生活，当艺术家、作家和思想家……重新拾起往日的聊天话题和关于艺术的争论……嘿，嘿，嘿，在缭绕的烟雾之中，他们坐着、躺着，至今历历在目，有的瘦骨嶙峋，有的筋疲力尽，但是所有的人都大呼小叫、吆五喝六的。比如，一个人呼喊：上帝；第二个人：艺术。第三个：民族；第四个：无产阶级。大家争论得十分热烈，就这么继续下去——上帝、艺术、民族、无产阶级——不知什么时候，一位中年客人出现，又黑又干瘦，长一个鹰钩鼻子；向每一个人自我介绍，礼仪周全。然后却几乎一言不发。

有人递给他一小杯伏特加，他十分谦恭地致谢——又以同样的礼仪说：“可不可以送给我一根火柴……”说完就等着火柴，等着……有人给了他火柴，他着手点烟。这时候，讨论依然火热——上帝、无产阶级、民族、艺术——而香烟的烟雾已经开始呛鼻。有人动问：“是什么风把您吹到这儿来了，弗雷德里克先生？”对此，他立即给予了详尽的回答：“我从艾娃女士那儿得知，平塔克常到这儿来，所以顺便进来了，因为我有四张兔皮和皮鞋底要卖。”为了不说空话，他展示包在纸里的四张兔皮。

有人递给他一杯茶，他喝了茶，可是把那一小块糖留在小碟子里；他伸出手来，准备捏起这块糖送到嘴里，可是也许觉得这样的动作不太得体，所以缩回了手；但是，缩手的动作可能是更加不得体的——于是他第二次伸出手去，捏起糖块吃了——但是，吃是吃了，却不是为了糖甜蜜可口，而只不过是举止得体……是因为这糖呢，还是因为我们？……接着，为了抹掉这个印象，他咳嗽了一声，为了显示咳嗽的原因，他掏出手绢，但是没敢擦鼻子——只是稍稍挪动了一条腿。因为挪动腿，又给他造成新的问题，所以他安静下来，再也不动了。这个特别的行动（因为他不仅是一直在“行动”，而且是不断地

“行动”),在第一次会见的时候,就激起我的好奇心,在以后的几个月里,我逐渐接近了这个人;这个人显出并非没有教养,而且,在艺术方面有相当的经验(曾经从事过戏剧)。因为我知道……知道……干脆直说吧:我跟他一起做了点小买卖,赚点钱维持生计。就是这样,但是为时不长,因为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,写信的人叫希波,或者希波利特·S,是桑多米尔地区的一个地主,邀请我们去访问他——希波利特还说,他想和我们商谈他在华沙的事务,在这方面,我们可能对他有帮助。“这儿应该是安全的,不会出事,但是有土匪出没,有时候还抢劫,你得注意,他们有不良行为。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吧,安全点。”

乘车去吗?两个人一起?关于两个人一起旅行的疑团频频涌现在我面前,说不清道不明……因为把他带到乡下去,让他继续玩他的游戏……还有他的躯体,那躯体是那么……“特殊”吗?跟他一起旅行,能够不理睬他无尽无休的“虽然沉默却纤毫毕现的不雅派头”?……摆脱不了像他这样“名声受损、因而损害他人名声”的人造成的负担?……把自己曝露于和……和……这样的人发出的纠缠不休的“对话”吗?……还有他的“知识”,他那种关于……的知识?……他的狡猾?他的种种奸猾表现?实际上,这一切我都不太喜欢,但是,从另

外一方面来说，他却独自玩他的游戏，乐此不疲……脱离我们大家的集体戏剧，和关于“民族、上帝、无产阶级、艺术”的讨论毫无关系……对我来说，这是某种休息，某种解脱……而且，他是无懈可击的、安静的、谨慎的！一定要到那儿去，两个人要愉快得多！结果，我们钻进了火车车厢，还挤到了车厢内部……火车终于在呼哧呼哧的吼声中出发了。

下午三点整。大雾。一个女人的身躯横在弗雷德里克前面，一个小孩的一只脚在他下巴颏上晃悠……他就这样乘车走……但是旅途中他照常挺直身子，保持良好的风度。他保持沉默。我也保持沉默，火车颠簸着我们，摇晃着我们，一切都似乎是铁定的……但是，透过小块的车窗，我看到了发青色的、沉睡的田野，我们正在摇摇晃晃地呼啸着在这田野里奔跑……还是那已经见过多次的宽阔平原，伸展到地平线，土地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，有几棵向后逃跑的树木，一座小房子，向后退却的附加建筑……永远是这些景色，都在预计之中……但又不是同样的！不是同样的，就因为是一样的！而且不可预知，无法索解，干脆就是，不可理解，没有线索！那个小孩尖叫，那个丑女人直打喷嚏……

那股酸味……早就熟悉的伴随火车旅行的永恒困苦，电

线杆子或者沟渠起伏不定的线条，突然闯入车窗的树木、电线杆子、简易的棚子，向后迅速退却、滑行的一切……或者，远处地平线上，一个烟筒或者小山……出现，长时间固守在那儿，就像是压倒一切的焦虑，主导一切的焦虑心情……因为缓慢的拐弯而终于消失其后。弗雷德里克就在我前面，被另外两个人的头分开了我们，他的头部就在跟前，在跟前，我看得见——他保持沉默，乘车前进——而他人的躯体，蛮横的、侵袭成性的、压挤过来的躯体则加深了我和他躯体的接近……都不说话……太过分了，看着上帝的份上，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和他一起旅行，但愿共同旅行的想法压根就没有出现，那多好啊！然而，他的躯体就摆在这儿，不过是众多躯体之中多出了一个，就在这儿……但是，同时……又是清晰地，坚忍不拔地……是无法躲避的。不容你把它驱逐、处理、清除掉，他就在这拥挤的人群里，而且……他的旅行，他在空间中的冲击，是不能和他们的旅行比拟的——他的旅行要重大得多，甚至有威胁的意味……

他隔一会儿对我微笑一下，说一句话——大概是为了让我能够忍耐和他同行，减少因他的在场造成的压迫感。我已经明白，把他从城市里带出来，进入京城华沙之外的广阔空间

的做法是一个冒风险的举动……因为在这样辽阔空间的背景上，他独特的内在特质肯定会散发得更加强烈……他自己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，因为我从来还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样温顺、谦卑。片刻之间，暮色降临，这种强力逐渐吞噬形体，开始逐渐涂抹他，于是，在这摇晃和奔驰驶入黑夜、走向消亡的车厢中，他变得模糊不清。但是，这一切没有模糊他的存在，只不过眼睛看得不太清楚而已：他潜伏在朦胧的纱帐后面，他还是他。电灯突然亮了，又把他陈列在亮光之下，陈列出他的尖下巴颏、紧闭的嘴角和耳朵……他纹丝不动，眼睛盯着一根摇晃的细绳，正是他！火车又停了，我身后有蹬腿蹭脚的声音，有人推挤，也许出了什么事吧——但是，他就在这儿，就在！车开动了，外面是黑夜，机车冒出火星，已经是夜间行车——我究竟为什么要带他来呢？我为什么让他作伴，本来想要减轻负担，反而弄来了一个累赘？这趟车迷迷糊糊行驶了许多小时，走走停停，最后变成为了走而走，昏昏沉沉，不屈不挠，这样前进，一直捱到了奇美洛沃，我们下车，提着行李箱站在铁道旁边的小道上。走远的一线列车随着沉寂的呼啸声而消失。寂静，谜一般的微风，天上的星星。蟋蟀声。

经过许多小时的拥挤行车之后，我终于解脱，突然出现在

这条小道上——旁边是弗雷德里克，手里拿着外衣，静静地站着——我们是在哪儿呢？怎么回事？我熟悉这个地方，这微风也不陌生——但是，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呢？那边，在正对面，是熟悉的奇美洛沃车站建筑，还有几盏闪闪烁烁的灯，但是……我们到了什么地方，降落在哪一颗行星上了？弗雷德里克在旁边站着，愣愣地站着。我们向车站走去，他跟在我后面，这儿有一辆马车、马匹和车夫——马车是熟悉的，车夫摘帽子致意的态度是熟悉的，那我为什么还愣愣地瞧着呢？……我上了车，弗雷德里克跟我上了车，车走了，黑暗天空微弱光线下的沙土路，树木或者灌木黑影从两侧团团涌来，我们进了勃茹斯托瓦村，木板墙显露出白色的油漆，传来狗吠声……都显得神秘……前面是车夫的后背……神秘的……而旁边就是这个人，他沉默而殷勤地陪着我，嗯。看不见的地面时而摇晃、时而颠簸我们的马车，都是昏黑的坑穴。树木之间逐渐加重的昏暗，都挡住了我们的目光。我想听到自己的声音，便开口对车夫说：

“喂，怎么样啊？你们这儿平安无事吧？”

于是听见他说：

“暂时平安无事。林子里有土匪……可是近来没有出什

么事……”

看不见脸，声音是同一个——却又不是同样的一个。眼前只有车夫的后背，我想向前探探身子，看清楚车夫的后背，可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……因为弗雷德里克……还在这儿呢，就在我旁边。而且他极度安静。有他在我身旁，我宁愿谁的脸面也不看……因为我突然领悟到，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东西，虽然安静，骨子里却是激进的，激进到了疯狂的地步！是的，是个极端主义者！到了疯狂地步的极端！不不不，这不是普通的存在物，而是某种更具掠杀性的东西，而且浸透了我迄今毫不知晓的极端性！我情愿不看他人的脸——甚至车夫的脸；看不见的地面摇晃、颠簸马车，点缀着几颗星星的四下里的黑暗吞没了我们视力的时候，这个车夫的后背就像小山一样向后倾倒。后面的一段路途，谁也没说话。我们终于进了一条林荫道，马匹的精神也振作起来——大门、看门人和狗——大门锁着，吱吱嘎嘎沉重的开门声响——希波利特提着灯迎接……

“哎，上帝保佑，你们总算来啦！”

这不是他吧？他脸上那股往外扩散的红颜色令我吃惊、令我后退，因为还在扩散……整个看起来，他像是患了水肿，

这种病使得他身上的一切都膨胀起来，向四面八方疯长，他躯体的肿胀像是喷发出肌肉的火山……他伸出穿长筒皮靴的阴森森脚，他的一双眼睛好像是从舷窗里冒出来似的。但是他靠近了我，拥抱了一下。羞涩地轻声说：

“把我吹鼓了……鬼才知道……我怎么发胖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什么都是原因。”

他又细看发肿的手指头，万分焦虑地重复，轻声自言自语：

“发胖了。为什么？大概什么都是原因。”

又吼道：

“这是我的内人！”

然后又为了一己的心情嘟囔着：

“这是我的内人。”

又嚷嚷起来：

“这是我的海妞霞，海妞特卡，海涅奇卡^①！”

然后又自言自语地重复，别人几乎听不见：

“这是我的海妞霞，海妞特卡，海涅奇卡！”

接着，他客客气气、十分优雅地对我们说：“二位光临，很

① 都是女孩名字“海妮亚”的爱称。

荣幸啊，可是，维托尔德，介绍一下你的朋友……”说完之后，他闭上眼睛，又重复刚才的话……嘴唇直抖动。弗雷德里克拿出最大的礼貌亲吻女主人的手；女主人的忧郁表情此刻添加了若有似无的微笑，女主人的轻盈显示得很细腻……接着就是一阵寒暄，邀请进入住宅，请坐、叙谈——在这样好不容易熬到头的旅行之后——灯光带来迷迷蒙蒙的气氛。晚餐，佣人上菜。又困又乏。伏特加。我们都强打着精神听着，努力理解，席间的谈话内容都是形形色色的大麻烦，涉及国家军、德国人、土匪、行政部门、波兰警察、抓人——到处弥漫的恐怖和奸淫——证明就是百叶窗外都加了铁条，旁门都钉死……封闭，加铁皮。“有人烧毁了谢涅胡夫，在鲁德尼基，一个看守的腿被打断，我这儿有从波兹南地区逃来的人，最糟糕的是，不知道奥斯特罗维茨和波泽胡夫的情况怎么样，那儿有工厂宿舍区，只好等着，打听着，暂时平安无事，可是战线一靠近，一切就都遭殃……遭殃！先生，那就是杀人、作乱、抢劫！抢劫！”他大吼，接着又在沉思中对自己小声嘟囔：

“抢劫。”

又大吼：

“最糟糕的是，没地方逃跑！”